

母亲的手擀面

○ 路守军

面粉平平无奇,可一经母亲揉、擀、切、煮,配上一勺香气四溢的浇头,一碗热面下肚,浑身便倍感熨帖,正所谓“好吃不过家常饭,舒坦不过一碗面”。

从古至今,人们都喜爱吃面食。宋代的《东京梦华录》中就有制作面条的记载,不同于如今的机器制面,传统面条制作全凭一双巧手完成所有工序。首先取适量小麦面粉,加水搅拌,反复揉搓,直至面团紧实、富有弹性。再取擀面杖,将面团慢慢擀成薄如蝉翼的面皮,全程撒干面粉,随后将面皮叠起,均匀切成长条,双手轻轻抖散,平铺晾干。面条入沸水煮三至五分钟,既可过凉水,也可直接捞入碗中,佐以肉臊子、青菜。对于辛苦劳作的百姓而言,一碗热面,便是最实在的慰藉。

我去过不少面馆,最地道的还要数老家村东头那家老面馆。店家手艺世代相传,每日天未破晓,师傅便起身和面,掌心反复揉压面团,道道工序一丝不苟。擀皮、切条恪守传统,擀出的面条粗细均匀、根根分明。

刚出锅的热面,可随食客喜好,做凉拌、温拌、热拌多种吃法。面条盛入大瓷碗,浇上卤料,撒一把葱花,滴上几滴香油,麦香混着卤汤鲜香四散开来。自清晨直至正午,老面馆内食客络绎不绝。

我家邻居冯六叔常年跑短途运输,日日风里来、雨里去。每次出车归来,便直奔老面馆,点一大碗手工面,多加一勺红油臊子。他捧着粗瓷大碗,吃得满头大汗。一碗面下肚,旅途的疲惫奔波全都烟消云散。他常说,无论走到哪里,都忘不了老面馆的手擀面。

我最眷恋的,还是母亲做的手擀面。平日里,家人终日忙碌,日子平平淡淡。每逢周末,母亲总会做一碗可口的面条,犒劳孩子们。母亲的手艺极好,舀面、掏窝、注水,掌根压下,案板“咚咚”应和,揉至面团光滑。醒过一刻钟,磨得发亮的枣木擀面杖来回滚动,面皮薄得透光。刀刃起落,面条又细又匀,煮好的面条过一遍凉水,筋道爽滑,再撒上自家腌制的香椿芽、细碎胡萝卜丁,搭配西红柿炒蛋、

韭菜炒蛋、烧茄子、焖豆角等配菜,淋上香醋、麻汁,配上蒜泥、黄瓜丝,一碗地道的“十香凉面”便做好了。若是家中来客,母亲便会多擀些面条,精心熬制肉臊子浇头,一碗鲜香浓郁的臊子面,在满桌家常菜中格外出彩,滋味十足。一碗平凡的手擀面,盛满了寻常人家最简单、最真切幸福。

同事曾跟我说起一件往事。几年前,在外打工的小伙子生病返乡休养,吃不下饭,日渐消瘦。家人四处寻求各类补药,他依旧提不起胃口,只盼着吃上一碗母亲亲手做的手擀面。母亲当即动手和面擀面,煮出一碗热气腾腾的西红柿鸡蛋面。一碗面下肚,小伙子眼中重焕光彩。此后母亲每天为他做手擀面,他的身体渐渐好转。

如今,超市货架上的机械面条琳琅满目,但是很多老年人仍喜欢动手做面条。这碗简单朴素的家常面食,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岁月光景,承载着最质朴、最珍贵的人间烟火情。

晒秋人家

○ 黎月香

九月的屋顶是属于竹匾的。那些圆形浅口的竹编器物,被一双双粗糙的手端上瓦面,整齐排开。阳光斜斜地照下来,把竹匾里的东西照得透亮。

最惹眼的是辣椒。青的多,红的只有几颗,摘的时候母亲就说,再等两天就全红了。她心里清楚,辣椒还会陆续泛红,可光不等人,能晒的先晒上,日子就是这么赶出来的。

旁边的匾里是嫩玉米,嫩黄嫩黄的,晒干后有一股淡淡的甜香。父亲把玉米粒剥下来铺匀,动作很慢。他明知再过半月籽粒会更饱满,却总要先晒上一批尝尝秋。他说,这是给秋天的见面礼。

最安静的是那一匾秋豆角,嫩绿细长。奶奶坐在矮凳上,把豆角一根根理直后摆进匾里。豆角晒急了发硬,晒慢了又怕返潮,九月上旬的太阳正合适。人与日头之间的默契,就藏在这几日的晴暖里。

日落后,母亲开始收匾。她晃了晃竹匾,将晒物均匀地归拢到一处。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,竹匾的影子也一晃一晃的。明天太阳出来,她还会把这些东西再端上去。

瓦面上铺开的,不过是农人惜取晴光的心意,晒的是盼头,盼的是明天再红两颗辣椒,后天的玉米再甜一点。那样的盼头晒在太阳底下,比什么都好看。

连载 69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这天晚上,谢榛到李孺长书屋说话,谈到江南增税、倭寇方息、北方俺达,以及朝廷官员的尸位素餐,不禁来了诗兴。于是,一首佳作便于谢榛笔下产生,《夜话李孺长书屋因忆乃翁左纳言》:

忘年尔我重交情,论事相同见老成。月到广除寒有色,鸡归疏柳夜无声。三农更苦江南税,百战方休海上兵。岁暮银台应感叹,几人封事为苍生?

诗成,谢榛连抄十几份,呈送内阁次辅严讷。严讷看了,连连称赞:好深细的笔力!严讷自己留下一份后,让书办散发给来内阁办事的爱诗的官员。因此,此诗先是传遍京师,后便流布天下。几人封事为苍生?已成对朝廷的讽刺。

转眼之间到了十一月,天冷起来。这天,谢榛做了一个梦,梦中,芷兰说,先生,再有一个多月就到年下了,回来吧。

谢榛醒来,洗漱后吃了点饭。他写了一封便柬,折好。他掏出一两碎银子,递给王四,说,把这封便柬交给礼部的李秦大人。

李秦接信后,立即知会李先芳、李孔阳为谢榛送行。另外,谢榛偷偷地告诉了徐中行。谢榛感觉着,与宗臣、吴国伦相比,徐中行这个人年龄稍大、比较厚道,宗、吴二人唯李攀龙、王世贞马首是瞻,实在不宜再去联系。

席间,充满依依惜别之情。徐中行说,茂秦,你年龄也不小了,万事珍重。鸡零狗碎,不必挂怀!

李先芳说,家里若有困难,一定来信!

李孔阳说,不要间断写诗。

李秦说,有事、无事,常来书信。特别是有了新作,一定寄来。

谢榛一一允诺。

谢榛雇了一辆小型马车,离京。他没有告诉京中诸友离京的具体时间。他认为,既然送行酒已喝,就没必要再来什么十里长亭了。

谢榛的计划是,由京师往西走,至太行山下后,沿山南行。至顺德时,看看能不能拜访一下李攀龙,修复一下二人之间的裂痕。

第二十一章 严介溪贬斥诸官 梁有誉享年不永

谢榛离京之后,王世贞、徐中行、宗臣、吴国伦厄运临头。

内阁。严嵩对严讷说,敏卿,现在应该考虑考虑怎么安排王世贞等人了吧?严讷说,介溪有成熟的方案了?这倒没有。

严讷面对严嵩,一时默默。严嵩生气地说,我说老弟,你身为次辅,做人也太不讲究身份了。一个山人,会写几首诗,就能在你面前脱去靴子,这成什么了?几人封事为苍生?他这样写,不是往你我脸上抹黑吗?

严讷笑一笑,说,相爷,谢榛是一个布衣,很有诗才。这样,他就难免有一点儿轻狂。我若与他一般见识,岂不让天下人耻笑?说我肚子里撑不开小船了。对他这句诗,我们作为警戒也就行了,不必较真!

严嵩说,不说谢榛了,这个人不容易。王世贞那几个狂生,一定要严惩。他们胆大包天,竟敢替杨继盛收尸、入殓,并且还写诗讽刺、痛斥老夫。

严讷郑重地对严嵩说,相爷,您老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这些二三十岁的人,年轻、有才,比谢榛还要狂上几分。李攀龙,十几岁时就把汉代之前的典籍烂熟

于心。王世贞,九岁时跟着易学名家骆行简学习周易。梁有誉,十几岁时便善写古文,他是岭南大学问家黄佐的学生。徐中行、宗臣、吴维岳,也都是好学之人。他们狂,还是有点资格的。

严嵩听到这里,仰首大笑,说,他们不就是会写诗吗?诗,老夫也会写。

严讷及时讨好说,那是,相爷在钤山闲居时,读书吟诗。华美诗篇折服了那个桀骜不驯的李梦阳,不远千里跑去拜谒您,很能说明问题。他回到北京后,到处说严嵩的诗让我口服心服。

严嵩捋须微笑,仿佛身在几十年前的钤山,与一脸尘土的李梦阳侃侃谈诗。

好一会儿,严嵩才返回现实,装出自谦的口气,说,诗嘛,老夫自然也能写上几首。

严讷说,相爷何止是能写几首,而是数百首上千首呢。

严嵩脸上浮出笑意。

严讷说,相爷,对王世贞几人,薄罚一下也就罢了。他们并没有直接与你作对。

严嵩问,你说如何薄罚?贬到外地,做地方官吧。

好的,我不能不给你面子。这事,你督促吏部办理,少授实职。闲职,让他们去干闲职。对了,王遴、艾希淳、徐绅、赵忻削职为民,永不叙用。

严讷说,那好。

严讷与吏部尚书李默经过几次商讨后,提出如下方案:

王世贞,出任青州兵备副使。

徐中行,出任汀州知州。

宗臣,出任福建布政使参议。

吴国伦,出任江西按察使知事。

王遴、艾希淳、徐绅、赵忻削职为民,

永不叙用。

严嵩看了一眼,说,先呈皇上御览,后让吏部行文吧。说是呈皇上御览,其实就是司礼监太监向皇上宣读一下,皇上点头。秉笔太监朱笔一挥,同意。内阁接到朱批后,便可让吏部履行有关手续了。

王世贞、徐中行、宗臣、吴国伦知道吏部的任命后,各自收拾行李,准备离京。

且说谢榛沿太行南行,所到之处,都有吸引他眼睛的美景。这样,他走得便很慢。直到腊月二十一日半下午时,他才赶到顺德。

马车到达府衙门口,谢榛下车,看到有两个军士把门,便走过去。一个守门军士问道,请问先生找谁?

我找你们知府,我是他的朋友。

军士说,请稍等,我去通报。

不一会儿,谢榛以前见过的那个照磨随军士走来。离着老远,照磨便向谢榛招呼,谢先生,一向可好?

谢榛拱手还礼,说,我从京师来,不知这次知府大人是否还是那么繁忙?

照磨说,知府与同知商量一件事情,很快就完。他让我把你接进去,安顿下来。对了,先生,你的行李呢?

谢榛折身到马车边,取下行李,挥手与车夫告别。照磨接过行李。二人一同往衙门里行走。

照磨把谢榛安排在一间上好的客房里。里面火盆、洗脸盆等器具一应俱全。谢榛见了,十分欣喜。看来,李攀龙并没有峻拒自己,不然,人家连府衙大门都不会让进的。

茂秦,茂秦!外面响起李攀龙热情的声音。

(未完待续)